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一

武事門

城堡 (附) 清野移治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人險勝於城險○玁狁之難迫矣而城彼朔方則有南仲蠻荊之熾迫矣而城彼東方則有山甫嘗玩繹詩人之言不曰朔方之有城也而必曰城彼朔方不曰東方之有城也而必曰城彼東方意若以人之險而移諸彼地之險者然後知地險固可恃而人險尤可恃有田單則可以復齊城有蒙恬則可以守秦城有張睢陽則可以扞唐城是三者皆以人之險而守夫地之險也古今天下有中國必有夷狄

既有夷狄能不撓我中國邊城設險守以良將將誠得人則老熊當道貉子敢過乎故山可鑿也而非山之山不可得而鑿水可沼也而非水之水不可得而沼不然石頭之疑城不足懼也胡爲可使魏武之退騎城門之大開不足敵也胡爲可使司馬氏之退舍是知設邊城以爲險其險未足恃得賢將以守險其險斯可恃從古固然其在今日尤當加意也城築當視其時、灞須築塢魏人莫侵平原修城胡羯難犯自昔言城築者率以是爲有功長城雖築秦社竟墟燕土雖堅赫連終滅自昔言城者率以是爲無益見遠識微之君子以爲二者俱未也夫城築之役興於太平無事之時則易爲功作於擾攘多故之後則難爲力夫亦審處其時之如何耳

蓋版築之功非一日之所能成畚鍤之勞非一人之所能辦故必官有餘財民有餘力而後城可築故必承平閒暇樂歲豐年而後城可築否則兵荒因仍之後公私交匱之餘當此之時而為此之事吾知其徒勞而終無成功矣

稽古偉議 城池有不足恃○昔孟子論城池之固而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言山河之險而曰在德不在險夫形勢之在天下固不可無而亦不可恃也苟人之不和則雖有地利其能國乎德之不修則雖有險阻其能安乎是故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形勢之在楚者非不固也然入郢之師如蹈無人之地殽函之固金城千里形勢之在秦者非不固也然入關之師若取其所固有是非形勢之罪也有形勢而不能用

形勢者之非也

築城屯兵爲固○昔申公巫臣與渠丘公立於莒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誰以我爲虞未幾楚子重自陳伐池率以城惡而衆潰君子曰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觀此則僻夷猶不可以無城而況名都大邑江湖之要害係焉城之不可不築也明矣昔劉表攻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攔鬬語子緒曰勇可習也觀此則一婦乘城百夫卻步況屯官兵以教民兵未有不可以守城也明矣

法祖嘉猷城守要得將帥〇趙清獻公進備邊一圖其論守城必歸之籌策之帥郭進上平戎五畫其議統兵必以䝞虎之將先之葢城者邊之堡障兵者城之爪牙自古之所不可偏廢然城不自固任之將帥而後固兵不自强委之將帥而後强茍將帥猶不任其責則其事將誰寄故藝祖嘗命諸將曰邊城朕固當脩築堅守亦在卿等孝宗朝有陞差統領官爲統制者以其人衰老庸謬而不之用夫以二聖保固邊陲振厲士卒獨致意於將帥者夫豈無深意哉政以城之寄守責在將帥兵之脆勇責在將帥

制勝之方有六〇我朝以人心爲保障以士氣爲金湯以元老之威望爲山河以帥乘之利鈍爲戈甲而吾天下隱然有

太山磐石之安試以渡江之時而觀之天未厭晉人未戴唐此則道勝之也倒戈攻商左袒爲劉此則德勝之也下哀痛之詔丁寧諄切武夫悍卒讀之至於流涕此則仁勝者也伏名義之正攻取恢復強酋逆虜自此不敢犯順此則義勝者也彼既通好我則遣使此則禮勝之者也彼設叛盟我則命將此則智勝之者也惟其不以形勝爲勝此其所以常勝與

時文警段古人城守得失○御險以示犄角也而能知敵之終破受降以潰腹心也而能致虜之必遯程土物議遠近略基址具餱糧此城沂之略也計丈尺揣高卑計徒庸仞溝洫此城周之法也若夫溝宫不救於梁亡則以亟城不處也城郢莫友於吳入則以不能衛城也

守城當籍民兵○夫固險以城守城以兵無官兵則寇至而民不能戰有官兵則事平而食不能給於是兵不可以不留亦不可以多留惟多其兵於築城未就之先少其兵於堞雉既成之後一人學戰教成十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用習戰之官兵教未戰之民兵器用聽其自便甲胄從其自修處之有方優之有術積日累月而義勇不獨稱於陝西民兵不專美於河北矣

遏城守之以人○有可恃之資者當思所以保其資有善勝之勢者當思所以固其勢今夫一家之中宮室具焉高其垣墉固其藩籬外莫得而窺也然中有人焉宣捍禦之勞則無可乘之隙鼠竊之徒望風而遁不然彼將如涉無人之境矣

故作宋長城必有檀道濟爲唐金城必有顔眞卿田弘正治魏憲宗有爲朕長城之言李英公守幷高祖有堅於長城之語邉地以城爲固邉城以人爲固孰謂徒恃地之險可不資人以守其險乎

綺語駢珠

雉堞風淸邉勢儼然　金城萬仞見者膽落

譙樓月淡虜騎退聽　都城百雉望者心驚

金城鐵壁觸之者碎

蜂屯虎據守之者堅

吳漢爲深壁固壘之計而隱若敵國何壯也人險於地也

李勣據四通達八之衢而賢於長城何堅也地保於人也

嶢巖絕嶺樵者腰斧而入焉至虎豹據之則乃懼而不採深淵巨澤釣者槃楫而遊焉至蛟龍潛之則乃畏而不漁鑿池築城敵國未保其不吾犯焉至得賢將守之則敵國將望風退避而不暇蓋有招之而不我攻者何哉地險可恃而人險猶可恃也

當今獻策興築不憚勞費（　）今之議者不過曰築城則費廣役煩也屯兵則給餉未易也愚不暇遠引裴度崇韜興築之事與夫充國鄧艾雲屯之迹竊謂成大功者不拘於流俗濟大務者不惜乎小費今來古往事變民澆安可施垂衣拱手之化於拯溺救焚之日哉天下之事當問其有益於民不當問其有費於官官亦取之於民也取民以利民勞民以衛民

其於民也何病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寧顧其間規模之廣狹歲月之久近移徙之利害工役之煩簡屯戍之多少餽餉之需索有非片言所可盡耳

海臨改築之宜○雖爲不道存食中原自瑕而堅按爲常法曩歲由襄而蜀由光而黃今則自西徂東矣通州一郡百萬生靈爲肉爲魚尚忍言之彼虎狼其心其背得志通州而遂已乎廟謨深遠亟命衛臣相海陵之改築爲通州之寓治知所戒矣抑愚聞之顧已墮之甑不如保未缺之甌整已敗之枰不如護渾全之壁今之通州甑已墮矣枰已敗矣顧而整之尚奚益矣海陵之甌固未缺也海陵之璧猶渾全也如鄭人之畏鄰戒可也如虞公之不備不虞不可也改築之役又

於寓治者城所當繕不容以州勢平夷四外低下而掣肘池所當濬不容以護城之水在在可泄而欺訐移民實塞可也今獨無晁錯乎入粟拜爵可也今獨無卜式乎經營圖始雖勞勿怨工力浩煩雖費勿吝政恐一着不緊則後之視泰亦猶今之視迪則甎又墮而枰又敗矣合東南數百州尚堪幾回墮甎幾局敗枰也邪

量力以城要害○昔在先朝嘗欲築綏州城矣而以重費民力罷又欲築澶州城矣而以動搖民心罷吁祖宗盛時且計民力以舉事而況今日乎今日沿邊重鎮曩經强虜蹦踐之餘其生理已無幾矣荐經大軍屯戍之後其生聚已不保矣租稅盡蠲帑藏赤立而公家則枵如也瘡痍方新呻吟未已

而私室則磬如也今又迫於邊患之頻仍雉堞之頹廢欲大興修築之工一新甃石之固官無所出必取辦於民民無以應必激成其變吾恐衛民之心轉而為擾民安邊之謀變而為擾邊無亦量其緩急而以漸為之則工役可與而民聽且不駭矣

生意收結守城在得其人○雖然城不在高有兵則堅兵不在多有將則勝茍惟不然則萬里長城不及堯階之高若林之旅如入無人之境邊城有詩書禮樂之帥而禦貔貙蛇豕之郡則不城而堅無兵而固如近歲壽春之寇雖不能免圍城之厄而城守得人終能堅忍以俟援師之至一城之生聚得以全濟皆由乎得人之效况夫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

效死而不去尚何寇之足慮哉愚也敢以萬里長城者爲當
今守土大夫遐勉
海陵城築最急○雖然城有要害地有急先近歲通州失守
海陵孤危其震搖內地關係不淺城此援彼獨非今日急着
乎何者海道由山東膠西一帆可以渡淮平陸由山陽鹽城
一瞬足以飲江萬一淮東之勢潰自腹心浙右輔蕃寧不震
動則夫固海陵者乃所以保淮東保淮東者乃所以安浙右
是可忽歟昔紹興初元張敵萬守泰州韃辣引衆攻之爲敵
萬所勝擄其壻殺五[illegible]餘衆海道恃以無恐而臨安駐蹕之
議定今之泰州猶前日也今之狂韃未必如韃辣之善戰也
守者而有敵萬焉何患不如紹興之捷哉不然輔車相依脣

亡齒寒吾爲此懼

故詳源流

經傳格言 城郭溝池以爲固（禮記禮運）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左哀十七年）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同上）

歷代事實 周掌固掌修城郭溝池之固（周禮夏官）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詩出車）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烝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韓奕）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謹寘薪焉士蔿曰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左僖五年）秦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誼過秦）魏高閭上表討築長城其利有五（本傳）唐張仁願神龍中取漠南地築三受

降城絶虜南寇路本傳李德裕築伏羲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
阻作禦侮城以控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本傳
皇朝典章真宗咸平四年邊臣請城綏州大屯兵以遏党項
廷臣互執利害久而未决呂蒙正等以為不便李沆等以為
脩之便乃命按視綏仁宗康定元年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
仲淹曰金州當邊衝我之蔽也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
賊果來美力戰御之遂蘇禁兵築萬安城而還种世衡言于
仲淹請營故寬州寬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賊衝右捍延
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仲淹為請于朝詔世衡即廢
壘興築虜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城成賜名青澗世衡改秩
主之 慶曆三年鄭戩言水洛城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

求道路繞帶河渭肥田沃土廣數百里今若就其地築城實爲封疆之利從之　四年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利世衡將偕使甲士晝夜築先遣人以計款處界不爭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族因遂服從（並上同）高宗紹興三年吳玠引麾下兵由間道趨三泉縣救劉子羽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儲粟守之（事實）

先正論建　沈清臣上言陛下志在克復以爲備邊之計經理荊襄兩淮以固吾圉凡浚築城池增修關隘教閱民兵蓋無所不盡其至（奏議）査籥上言今積甲於大江之南邊陲千里無藩籬之限臣願陛下修險隘築堡塢列烽燧遠斥堠必使各據要地聲勢相近又擇沿邊守臣許之久任責之增陴積粟

同上

[illegible]蘇子由云古之善守者擇其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爲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故欲收諸小屯皆廢以爲亭障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爲守備使可以對敵踰月而不陷籍賫其兵東萊云劍閣非蜀險長江非吳險蜀之險在於漢中而又有爲漢中之險者吳之險在於長淮而又有爲長淮之險者盡長城深池扼疆保境使敵人不得以窺測吾之内地則險爲術博矣昔諸葛亮知此說故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今之興元之西縣是也且興元於蜀爲極邊蜀能城之以示險自是魏人出師止於南

鄭衍終不歷二城以誅蜀吳呂蒙知此說故築濡須塢於濡水今歷陽之含山縣是也歷陽於吳為極邊吳能城之以制敵自是魏人稱兵於濡須口而終不敢踰烏江以謀吳非特此爾蜀嘗拗祁山之岡而直趨陳倉矣陳倉於魏為西鄙魏明使郝昭修治其城故孔明踰月相拒而不能克以陳倉之城堅也吳嘗席水攻之勢以擾合肥矣合肥於魏為東鄙滿寵欲移屯而立新城以故孫權累歲出師而卒無成功以合肥之城固也由是觀之城壘之設內地不可不全而極邊不可不固極邊之壘不植則僵不修則壞虜邊隙而不知加慮甚非所以安也

城堡二　清野移治　以先事設備立說

第四　秦攻滑將襲鄭而先滑也鄭有備則及滑而不及鄭晉伐虢將取虞而先虢也虞無備則滅虢而遂及虞自古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而況震于其鄰不戒可乎

第五　柳營人靜榆塞馬閑人皆以無事之時視之君子則汲汲然為先事之防羽檄星馳狼烽夕舉人皆以多事之時怵之君子則整整然為應事之暇君子所急人之所緩彼之所急非獨異乎人也惟不以無事視無事而以多事視無事則先事慮事終無可慮之事矣苟或邊鄙撤防介冑弛用玉關無扃黃河安流版築雉堞之未備者不知其所可備藩籬門戶之未防者不知其所以防怠心啓於燕安之餘而事變兆於弃蜂之際寧不誤人國哉

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説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若夫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王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大塹必無可濟之理未幾師隨濟矣甚矣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脣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虞也淮者江之虢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固矣不然愚恐未可一以朝居也

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夫江者紀涉所謂衛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又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

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爲空瑕邪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蹴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我尚何可爲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談人之固而紀涉之論人談人之江者也

書宋鄭之間有隙地焉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注俱棄之左哀十二年鄭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爲虛杜空虛之年十三道

廣武君說成安君曰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前韓信傳宋武帝伐慕容超大將公孫五樓請堅壁清野以待超不從初武帝曰鮮卑性貪且愛其禾稼及入峴帝曰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勝

可必矣昔宋文帝以魏寇為憂何承天上表曰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薪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要而歸之其策有四

本朝孝宗淳熙八年郭杲奏自漢江以北四面荒田民間多有蓄積若置而不問恐資盜粮欲寄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一

武事門

邊防 附 督府帥閫

名流擧業

立意發端 積輕積困之說○魏馬下牧秦鞭欲投敵之待我者已有積輕之心陳師益隨楚力告疲我之應敵者方有積困之慮敵可使之畏我何可使之輕我也輕且不可況積輕乎我當制敵何可困於敵也困且不可況積困乎何謂積輕如一室單微藩墻缺壞外寇窺伺已非一日始闖門戶終入堂奧矣噫嘻守國猶家庸可啓外侮之積輕耶積弱滋輕第恐輕而不可抹耳何謂積困如元氣虛耗肢體頹隳外邪交

侵已非一日始入腠理終入膏肓矣噫嘻保國猶身庸可使吾體之積困耶積久滋困第恐困而不可起耳

事急而謀始生○有至急之事會有用急之規模撫至急之事會而無用急之規模則天下不可爲立用急之規模以處至急之事會則天下尚可爲然封疆不謹戎馬躪蹂止於西淮其視東淮則恍如虎據之勢是猶知中國之有人也今哨騎剽掠直抵揚維是不特淮西之可憂而淮東亦急矣曩塞馬屢動止於高秋當其炎蒸之時則退爲燕棲之計是猶知天時之當避也今叛卒結援無問春夏擾我三邊是不特秋冬當防春夏亦急矣曩逆黨顧望逆伺長江其視海道間關甚於龍蟠之駭是猶知地險之不可犯也今通州既破視若

無人不特江面之當防而海道亦急矣左支右吾動成掣肘東苴西補俱可寒心不如意事常十八九此非至急之事會若不可爲者歟然而事迫而智生變叢而謀奮向恙戎背叛侵我王略甚於突如之豕使吾君果能如宣帝覽戎中之奏而報甲寅之可則羌種不難降矣向淮寇未臣不銜王命甚於負嵎之虎使吾臣子果能如崇文卯漏受詔辰漏出師則三世不庭之寇不難縛矣向徐戎並興四郊多壘其若未斷之蛇使我諸閫果能如魯侯誰甲戌惟我甲戌惟築之備則徐戎不難禦矣多難乃興邦之基殷憂爲啓聖之漸堂堂中國特患無自立之志耳此非用急之規模尚可爲者哉

地險人險相資○陳帝失淮甸而召隋人之禍南

唐能把淺而延周師之釁是不得淮甸不可以經中原也然使以淮甸用淮甸而不用淮甸以人則頭目徒具風采不揚首其挫矣吳失荊襄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秦師沔北朱序必欲置中城之守是不得荊襄不可以爭天下也使以荊襄用荊襄而不用荊以襄人則項背雖存筋力不到腰其僂矣曹操破漢中而蜀人無自固之勢姜維保漢洛而鍾氏履無人之境是川蜀非我有六合又不可得而用也使以川蜀之勢用我而我不能用川蜀則委末僅全猶伸不諧尾與不掉矣古人善守規模○故嘗論三國之事以為善守淮者莫如魏善守蜀者莫如劉善守荊襄者莫如吳滿寵新城之築以吳之諸將如虎極力若戰卒不能得長淮之寸土然後知淮未

嘗不可守也荊州既分而孫權與呂陸諸將間關百戰卒能全而有之蜀不敢東下魏不敢南渡然後知荊襄未嘗不可守也自常情觀之淮一也亦有如陳宣之北伐不旋踵而盡沒于周矣蜀一也亦有如李氏之竊據未幾而就城下之擒者矣荊襄一也亦有如後梁之國于襄陽遷于江陵而卒不能以自立者矣而三國之時卒能鼎立於天下何也是當論其志而不當論其勢也

法祖宗獻大規模以守邊〇且祖宗之北邊自燕而北今也自淮而北祖宗之西邊自夏而西今也自漢而西祖宗之邊可以邊言今日之邊不可以邊言蕞爾腥羶穢我中華蠢爾鱗介冀我衣裳使豪傑見之拊心浩歎扼腕長吁不復舊物

不已也以吾之內地而外之以吾之赤子而夷之君子以為過矣且今日言守禦之要者不過曰海道周環支流屈曲吾之守在海江流上下津涉徑渡之吾守在江江海之外吾不知也言守禦之大者不過曰淮甸萬里江之蔽障也吾必守淮甸荆襄重鎮國之襟喉也吾必守荆襄淮甸荆襄之外吾不知也瀕吾湟池崇吾城堡吾固吾之疆守而已吾護吾之版圖而已獨不曰齊之疆皆吾之疆乎周之版皆吾之版乎吾之弢弧可植也而姑蔑之旗亦吾之旗也吾之鬬艦可備也而餘皇之舟亦吾之舟也不以今日之邊為邊以祖宗之邊為邊則規模必宏制度必廣而後備禦之策全矣

得人以守江面)國家駐蹕吳會全制東南上流以襄蜀為

頭無咽下流以江淮為手為足如貫索之珠聯以為一如常
山之蛇擊之斯應屏蔽扞要之勢然也昔觀兀术以犯鎮江
韓世忠邀之焦山而長綆一縋大酋哀遁保江南者有人矣
擒萬戶於六合潰撻辣於承楚抑又有若張敵萬劉光世者
踢逆豫再誅南寇大駕新臨江上而觀釁黎陽虜已喪膽壯
江西者有人矣還兵合淝以作士氣戰李家灣而破孽况抑
又有若劉光世楊沂中者焉最後逆亮渝盟虜允文上下瓜
洲采石之間而東船一路鯨鯢自斃固江西者有人矣設伏
於皂角林而斷景山四兵於應城縣而援淮右抑又若劉錡
成閔者焉當是時也進而臨江則虜之巨艦無所施退而趍
淮則虜之鐵騎不足恃東擊而西應左牽而右運豈惟形勢

之便哉將帥叶和上下戮力人也非險也

時文警段定則存安則亡○習變而能制其變雖事勢之危急不足慮習危而不以為危雖時勢之稍寬尤可憂蓋制變之術不習則深以為畏習則不以為難故事勢之急君子不患矣嚴危之心不習則深以為懼習則不以為意故事勢之寬君子實深懼焉故習於制變不可無也習於玩變不可有也厥今天下何如哉昔所憂者門戶耳今則闖乎堂奧昔所病者腠理耳今則迫乎膏肓非急證歟然而勢不迫則智不生變不發則謀不奮故識者以為事勢之急不足慮今日之時何如哉於東撑西補之餘而有江淮晏之樂於左支右吾之後而有上恬下熙之安非稍寬歟然而危機急而忽平

事變興而徐定識者能不以此爲國家憂乎共惟皇上勵志規模修嚴邊境廷紏進言有以邊防爲急者懇切謂今日之事勢可謂急矣君子不以爲憂今日之時勢亦稍寛矣君子深以爲慮何也一變出則一智生則急者扶國之藥石也尤可以爲明時幸一變息則一心墮則寛者敗國之鴆毒也豈得不爲明時慮乎

先事以嚴邊備（嘗觀漢世所患者匈奴耳然漢之君臣未嘗一日忘也有一日之暇則爲一日之謀有一歲之暇則爲一歲之計鼂錯言兵事時匈奴雖時爲邊患而國家富庶民俗康阜未有旦夕之急也鼂錯方言兵事又言募民入粟方言募民入粟又言徙民塞下文帝不惟不罪其言又隨輒

用其言故乘下之衆足以給食塞下之民足以殺敵匈奴雖為漢患而漢則有備匈奴之具矣

邊患生於所忽○夫事勢之已然者固可慮事勢之未然者尤可憂嘗歷觀夷狄之變未嘗不掩卷三嘆焉周王奮天戈攘玁狁理南海截淮浦三陲晏然矣異時驪山之禍萌孽於西戎乃向時之不治者也漢人舉北庭之師破龍庭焚蠻幕銘燕然戎亭虛候矣未幾背畔之患浸淫於南部乃向時之所擁護者也唐之初世所患者突厥耳頡利霆掃北國已墟而後之侵迫畿甸者非出於突厥而出於吐蕃唐之中世所憂者吐蕃也河湟入籍西戎內向而後之憑陵內侮者非出於吐蕃而出於南詔强弱之相仍盛衰之相踵有不可得

而預計者吁可畏也哉

綺語駢珠

先之以大保之治內　勉之以車攻之備器

繼之以采薇之治外　加之以六月之興師

不以御敵之後而遂變章邯之色遂忘其北顧之憂也

不以勝虜之餘而隨折安石之後頓撤其南牧之備也

以某師可以當一面　某所糗糧已辦集也　事事嚴整

以某卒可以備一路　某所薪芻已計置也　色色精明

未警而先警　飛狐白馬襟帶之衝不能擬備也

共徹而不徹　榆塞石城金湯之險尚多廢缺也

當今獻策 進取雖自守易〇今姑以進取之形勢而為自守

之形勢則蜀不可以不并也淮不可以可理也襄不可以不復也幸毋曰禰已亡而孫氏存李未平而司馬興有吳者可無藉於蜀也幸毋曰孫氏塢濡須而足以魏抗陳氏限長江而足以拒齊有江者可無賴於淮也幸毋曰西陵叛而終競於吳襄陽失而終歸于晉江陵既亞襄陽當自復也如將復其所當復則弱之淮也襄也皆所當經理而繕修也上流不可以不備也他道不可以不防也幸毋曰荆州舳艫蔽江而下操其送死也幸毋曰潼梓艘艦順流而東堅北速禍也彼何足以窺吾上流之險幸毋曰王濬之來所當備而橫江之出渾何足憂幸毋曰楊素之進所當防而廣陵之出弼何足慮彼未必有以識吾他道之便如將守其所當守則上流也

他道也豈所當周防而曲慮也
得人形勢可守（）臧質常守盱眙矣未幾而佛狸還軍仁贍
嘗守壽春矣無何而周師返塹淮甸得人之證也今之淮古
之淮也無臧質仁贍可乎叔子嘗屯襄陽矣至今而英爽如
存桓溫嘗鎮荊州矣往昔之聲靈不泯荊襄得人之驗也今
之荊古之荊也無叔子桓溫可乎以至起南鄭而圖三秦韓
信發軔於蜀者也出祁山而搖許洛孔明立的於蜀者也由
今及古非有二蜀淮陰武侯今日可無其人乎況國家比年
以來威靈震耀風采精明向也尚欲營唐鄧以控汝洛今何
至不能自守其荊襄向也尚欲屯宿亳以援宋汴今何至不
能自固其兩淮向也尚欲越三關以撫秦鞏今至何不能自

保其全蜀悉願朝廷之上以前日規恢之精神圖今日鎮靜之事業以采徼治外之意而為棫樸官人之規模鄭重於分弓之際謹密於建閫之時擇三大帥之才委以三大鎮之任申之命令責以事功使之牢固其城池厚貯其粮穀形勝相望有鼎峙之勢首尾相貼有常山之形由是而日闢萬里掌運九千收拾餘燼背城借一我未必弱敵未必強

守險以固東南○眞揚下流之唇齒歟則傳麾起伏率兵鏖擊如中興之力戰則我不退怯敵敢輕否南郡武昌上流之腹心歟則焚舟毁筏齊力射虜如中興之死守則我無疎漏敵敢輕否夔峽湘灃之喉衿歟則領兵千餘從治夔州帥閫移軍直向鼎澧如中興之進守則我不畏懾敵敢輕否能如

是則東南半壁天下尚可爲也故嘗長太息而爲之說曰從襄郢皆惟一岳控四川皆止二吳扞長淮者止一韓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赤手捕蛟易者能之乃今擁節荊湘者不減一岳之聲名開闔四川者何忝二吳之威望把歷長淮者豈乏世忠之氣槩何必遲疑瑟縮爲徘徊不進之師何必驚憂畏沮有未戰先敗之意范公鎮嘗曰虜以死而求生我以生而畏死不知畏死者未必不死不畏死者未必死 愚請持范公之說以激之曰死中有生事猶可爲偷生畏死何事能爲矧宣諭之有命節度使之有制金帶仙苑袍之有賜聖天子以國士待諸帥矣諸帥當以國士報可也

生意收結 海道尤爲險要（雖然是數者皆險要之地而海

道之險猶今日利害之衝近者通州一變不惟維揚當慮而
眞泰亦震矣眞泰震則蘇常輔郡俱將荷擔矣戎情叵測聲
東擊西詎止迯出以分我之備而殺我之勢而況耽耽之視
其欲無厭得隴望蜀漸入濱境借使不爲錦帆駕風之謀安
知不爲裴氊縋山之舉爲今之計盍於登萊漣水增置重屯
以遏其奔突之衝而爲要擊之計庶使知有腹背受敵之畏
不至以無人視吾國此又當今制敵第一義也不然海門失
守賊船得以出江矣書生憂國之言惟執事恕其狂瞽
今地勢蜀爲急○雖然抑又有爲今日獻者諸於終篇言之
夫自荆襄既殘之後西蜀之險乃吾必護風寒之地昔司馬
氏既收巴蜀則秣陵之禍必慘矣符氏既吞蜀沔則淮淝之

禍必酷矣愚非以書生常談而塞明問也執事策之曰今之地勢所宜備者孰急故愚敢以蜀爲急祖宗安蜀甚深每遣一世人望爲之經理張詠使蜀者再眞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趙抃使蜀者三神宗曰聞卿入蜀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若是耶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此爲蜀擇抃非爲抃擇蜀也今日又當以祖宗之重蜀者爲心則地勢固矣不識執事以爲如何

故事源流

經傳綜言 疆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左傳成公）今西北邊之郡五尺以上不得輕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冑而睡（賈誼新書）

歷代屯置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詩采薇） 漢文帝後四年漢與和親歲餘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於是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沿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又制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灞上以備胡（匈奴傳） 晁錯言令邊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徙民實塞復言古之制邊縣以備敵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本傳） 武帝遣韓安國屯漁陽郭昌屯朔方又遣徐自為築五原塞列城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邊境少安（匈奴傳） 昭帝時單于窺邊詔邊郡警備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境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宣帝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並同）

𡰥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減等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紀材章帝建光元年鮮卑寇居庸初置漁陽營兵紀材後鮮卑入上谷攻居庸復發緣邊諸郡右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後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疋度遼屯守衛甲唐武德初邊鎮及襟帶之地置揔管府以領軍戎七年改揔管府為都督府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貞觀初并省州縣始因山河形便分為十道通典太宗尖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志兵自祿山結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挺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贈北償馬資尚

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歛四方以屯邊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侵略深入則戕殺(薩)(蘇)(議)

(寧)(例)(典)(章)太宗雍熙二年馬知節監傅州兵因繕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芻粮十有五日而具既而虜果至見有備乃引去繼貞宗景德元年沿邊諸州於保毅軍内簡集成振武軍上曰自立此軍邊聲頗振戎人畏憚不敢侵冦矣　仁宗慶歷元年王堯臣言四路沿邊所守地界約一千餘里屯兵二十萬餘賊入冦常多官軍十倍彼常以十戰一我常以一戰十其爲勝負甚明　六年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西人雖納欵稱臣然犬戎之心詭譎難信恐諸路承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全城壁常若冦至(並同)　孝宗隆興二年彭杲

中大散關一帶邊面係對境要衝制置范成大言如鳳州不測緩急所有應援一節一面將附近人馬選擇併

先正論選 劉望之上高宗方丹陽以西廣陵以南淮陰以北涉淮臨泗進撫徐亳此晉宋圖中原之衝要也潯陽以東荻浦以西利盡姑孰據江守險西接廬壽此陳隋必爭之津要也江夏以西江陵以北襄陽以南背江阻漢進臨宛許此吳晉所守之重鎮也安康以西梁洋以北一出褒斜一出散關並臨秦雍此高祖以襲秦孔明之興漢皆自此也 嘉熙奏劄國家駐蹕吳會以荊楚為上流自虜犯蜀當備者多昔陸遜謂夷陵為國之門限何充謂荊楚為國之西門故夷陵之地吳則守以遜抗荊州之城宋則守以諸王其不輕也審矣

至於紹興之時衛膚敏謂江陵襄陽尤為要害劉長源謂忽變峽恐其乘虛干時虓虎之將布在蜀口而諸臣猶以為慮謂宜寘重臣於江陵以為江面之巨防嚴守備於夷陵以為荆楚之外護

發集當策 呂東萊云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係於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係於邊境聞其有警而始憂之則未有警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審形勢定規模簡將帥明斥堠者為此時也烽舉塵起按吾素定之畫次第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而憂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警而不憂者可以占知其有備也博議

邊防二　以脅張氣勢立說

策頭守禦之說有三以地險以人重以氣勝斜谷塹蜀長界吳巨浪掀天風帆萬里此以地而險也閫嶇休士隱若敵國守邊得人屹如長城此以人而重也漢中遣將氣吞曹魏盱眙拒虜嬰玩佛狸此以氣而勝也嗚呼博以氣鬬以氣戰守亦以氣氣之所加旁無前敵無堅犬羊何足為吾擾蛇豕何足為吾梗是雖畫地而守虜不敢窺而況險阻可依乎不然有設險之地有設險之人而無勝敵之氣聞鼓鼙而心醉望雲旗而目眩視霜矛而股慄吾亦自保之不給其何以制敵雖有崇岡峻嶺洪濤巨浪足以控帶左右不過丘垤爾潢潦爾終不足恃矣為國者可不加念於此哉

策段 高宗南渡之初虜偽相挻更唌迭和而兀朮兒焰爲尤熾据秦鳳闞川陜歷齊安犯湖湘由馬渡突江浙且有自登入海之意彼真謂我不能師也一時諸臣慷慨奮發略不少懈守淮者則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否則曰士氣當振虜鋒可挫也守蜀者則曰此地爲蜀阨塞死不可失也於是吳玠有殺金平之捷楊政有寶鷄之捷韓世忠有金山之捷而鄞海亦以捷告蓋我以氣勝之也紹興季年逆亮渝盟數道入寇瞰巴蜀窺海道造浮梁已渡淮欲投鞭以絕江其勢亟矣而諸將劣於禦敵猶前日也病乘有與銳氣益振劉錡滑河之捷也命縱士登舟以短兵鏖擊李寶膠西之捷也或敗之采石或敗之瓜洲或敗之黃牛堡是又以氣勝之也

抑嘗諦觀今日之勢而有獻焉一曰據長江之上流二曰用東南之長技夫上流險要國之所恃以爲咽喉也奮而有之則氣勢翕合首尾運掉用之無不如意荊州借蜀曹瞞失着宋欲伐魏先理襄陽此自古所必爭之地也爰自襄陽殘破莽爲盜藪江陵孤壘兵僅數千長圍一合何以拒敵愚願今日置大帥於江陵以爲諸帥之總統調諸處之精卒以壯江陵之重屯上以援蜀下以蔽江如老熊當道隱然有不可犯之勢昔紹興中狂虜入寇議者以下流空虛爲慮而我高宗則以岳飛重兵頓在上流而度其不敢爲渡江計今日可不以此地而加之意乎長江洶湧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吾之長以舟虜之長以騎今乃棄長用短非天之贊我耶枯荻一焰

事件

醜虜飛以舟艦疾趍蕭銑屈膝此東南所可恃之技也今防江戰艦朽蠹難用沿江水軍虛潰不補脫有緩急何所倚伏懸願今日添造船楫拘借商舟招募水手閑習水戰無惜金帛無吝犒賜亟加措置以為秋高江面之防昔采石之役虜舟尾尾相銜我以海鰍衝擊之一鼓而殲之風濤之中今日又可不於此技而加之意乎彼欲結筏而渡則水軍沒水以斷之彼欲具舟以濟我則火箭以焚之石砲以碎之上流有亟屯要地得重師專權統一聲勢赫張長江之險我自有之彼必得而飛渡哉不然形勢一失長技不用日月逾邁顧不早圖悲未知其所終也

見前套

督府帥閫　附　以同心體國立說

策頭同心叶謀諸辞為國則兵權雖分而實合逞智耀能忘公徇私則兵權雖合而實分夫揔持元戎捍禦疆埸事機之運國家安危之所係兵計之決三軍勝負之所關不當論其職任之分合惟當論其意向之異同彼能國爾忘家君爾忘身攻守有殊勢必審訂其可而後行進退有異機必參酌其宜而後決如心體之交孚如手足之相應借曰其權之分也不見其為分苟其不念國事徒逞已能此主乎攻而彼則欲主乎守此主乎進而彼則欲主乎退如枘鑿之不相投如氷炭之不相入借曰其權之合何取其為合故將帥之權雖有分合之間而將帥之心要當脗合而無間也

策段 昔寇恂賈復之在漢交隙至深一旦慕藺廉之義共車而出結友而去卒能舉漢家中興之業李典張遼之在魏素為不睦合肥之圍慨然以國家大事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用能破孫權之衆自古將帥其勳業之超卓功績之昌盛曷嘗不由於合心以相濟併力以共圖乎

我朝太祖之時李漢超之在關南郭進之在山西其權雖分而同心徇國各理一方控制二虜卒收其功果何拘於分也至真宗之時若石保吉李繼隆相與統兵共濟國事權雖合也而一則掣其指授方略一則擠其宣力用心交相推遜真有古風澶淵之捷皆由此之故又何拘於合哉中興諸將間有不睦有如世忠之於光世張浚之於劉錡坐小嫌而意不懌保

孫壘而援不至似亦岌岌矣向非解仇結歡始睽終合則協心報國之勲柘臯順昌之捷亦安能若是之巍巍哉故當時若盡護諸將之説分屯重兵之説皆有所不拘也

今日強敵爲鄰遊騎欲開風寒之處旣多則選帥之權當分荆襄有帥兩淮各有帥而金陵又有帥聲勢之相接首尾之相應有不容以廢一者今而居帥閫者以言其人慣諳陣法洞識兵機其才無以相過也以言其爵均爲從橐各揔方面其權亦足以相當矣以國家爲念以生靈爲重以社稷爲心相與叶謀共圖備守俾國勢尊安士心堅固然後驅逐犬羊混一區宇伸祖宗百年之忿豈不大快人心哉

然然抑有獄焉志意之乖者生於器識之不龍念慮之異者

基於抱負之凡近今日居元戎任將帥者果有器識之可取乎果有抱負之足稱乎若猶未也則徒事勇力專尚詐謀輕狂以生事猜忌以賈怨其為國家之禍也不少所貴乎人主者貴於選擇有加委任不輕必其有碩德重望可以鎮撫一道者然後使之居是任必其有威名素著可以震讋四境者然後使之膺是責則至理内融所見昭明孰肯求為相刃相劘之計而不思為安國安民之舉歟鄉生狂斐之談未審執事然之否

事料 晉羊祜為荆州都督增修德政懷柔初附㑹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指授羣帥徑造秣陵㑹符堅率衆百萬次于淮淝加謝石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為前鋒都督諸軍事於是以

精銳八千涉淝水決戰堅衆奔潰（本傳）陶侃都督　廣寧七州軍事又都督八州據上流擁強兵（本傳）唐王忠嗣俄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本傳）憲宗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曰重亂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女曰文通女守靜曰道古女其觀察岳鄂曰愬汝帥唐鄧隨曰度其往視師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韓平淮西碑）本朝仁宗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韓魏公為秦州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韓行錄）二年范仲淹言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藉此兩路（事實）力必能速有成功（長編）高宗紹興四年趙鼎都督川陝諸軍既

開鼎又奏荆襄乃四川後門遂并領荆襄諸軍事紹興六年
韓世忠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楚州置司岳飛爲湖北京
西宣撫副使襄陽置司都督張浚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沈
鷙可以倚辦大事繫年要錄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二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三

武事

形勢 附 襄 蜀 江 淮 海

名流冰（？）叢（？）

立意發端 地利人和之說○嘗觀大易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知人君之立國不可無形勢之利及觀魏武侯誇山河之固而吳起有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之言又知人君之立國不可專恃乎形勢之利何者鑿池築城與民共守而後可以有爲域民不以封疆而天下既順則無往而不勝是故三苗之國洞庭彭蠡非不險也然民棄不保而徂征一興則不能以保其邦嬴秦之立崤函是據非不峻也然民心背叛一

夫大呼而天下皆轉而為漢然則地烏取於利也成湯興於商丘其視左河濟右泰華則大有逕庭矣然成湯克寬克仁足以彰信於兆民故攸徂之民皆有相慶之意是以開商家之業文王起於岐山其視孟門常山則又霄壤之然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無告之窮民故庶民子來見於靈臺之始是以植周家之業此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是已

地勢人心相維○有有形之險有無形之險有形之險在地勢無形之險在人心固結其隱然之心以維持其顯然之勢則其險為可恃恃其勢之可以自強而不知其心之不可不固則所謂險者有時而不足恃矣周之洛邑東澗西瀍未嘗險也卒能綿八百之祚秦之函崤左關右隘非不險也不能

制匹夫之難是果何為而然哉周之人民所以淪浹夫忠厚之澤者也深而秦之父老所以若其苛法者久矣吁天下豈有人心之外而可恃以為險者乎

稽古偉議 秦得地勢而強〔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則六倍之兵其食則六倍之食然所以卒并於秦者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故也秦之所以知者其謀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天下之樞既在我矣則齊楚安得而不滅哉其遠交齊楚也故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韓魏也故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入迭出殆無寧歲故韓魏不支折而入於秦矣韓魏既折而入於秦此燕齊楚所以相繼而亡也

勢以進取爲強、光武都洛陽平王迁成周皆中土也而一盛一衰如此其相遠非形之能爲盛衰也蓋光武自宛而向洛陽則有進爲之氣矣平王由鎬京而退守成周氣何在耶曹操起兖州項羽都彭城皆東土也而一興一亡若是其不同非形之能爲興亡也蓋曹操自陳留而得兖州則有進爲之氣矣項羽棄關中而退保彭成氣何在耶國

法祖嘉猷東南形勢人謀○我國家自藝祖立極以來海岱青齊吾東土也梁雍岷岐吾西土也嶺徼交趾吾南土也冀兖燕代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高宗中興駐蹕吳會而後始以東南之形勢爲形勢始以東南之人謀爲人謀然吾之形勢控荆兖以包舉乎河洛藩兩淮以斃括乎山東阻巴蜀

以并吞乎關右吾之形勢無非進取之形勢而非三國六朝比也吾之人謀如李綱趙鼎之建明如劉錡岳飛之規畫如韓世忠李顯忠之籌度吾之人謀無非恢復之人謀而又非三國六朝比也

勢全當培事力○自古立國東南未必能掩東南之全壤也倚江淮而設險或處上流之扼其吭保蜀漢以稱雄或處荆楊之撤其蔽而我國家六飛南渡半奄輿圖西出襄斜與關輔響應而三秦之父老可立幟而招東闚淮泗而海岱震搖則兩河之豪傑可傳檄而下若夫出兵襄峴只驅汝穎則八陵之鬱葱門宮之巖巖在吾目睫間耳而又襟帶江湖控引蠻越以此進戰則破竹之鋒以此退守則金湯之固孰非

先生所謂包三者而有之在今日誠据夫形勢之全矣然自有此宗廟即有此江山人物代更風景隨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而或不一姓洛陽建都天地之中也而有得之以興亦或得之以亡自今日言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蜀之險自若也抑殷民國富尚能如昔之稱天府者乎波濤洶湧千群無用江之險自如也抑生聚教訓尚能如昔之沼佗人之國者乎方城為城漢水為池荊楚之險亦不減於舊也抑荆尸楚僚之材勁尚能如昔之驅馳中原無敢與敵者乎衣冠縱具而神氣內傷枝葉尚存而本根日蹙則戰事所謂可取可守為舉萬全在今日殆不可不培事力之本也

時文彙選

地險要不必恃　左洞庭右彭蠡三苗之國非不

險也而不能敵干羽之師方城爲城漢水爲池楚人之國非不固也而不能折節制之兵城虎牢圍彭城若以險自守也而不能絕吳楚之道距飛狐塞白馬可以勢自恃也而不能息劉項之爭

設險在乎有人○世固有名有以天者矣而御不可歸之天世固有挾利於地者矣而利不可委之地何則險雖天造而天不能以自固其險利雖地設而地不能以自固其利豈非人之險有甚於天之險人之利尤愈於地之利者乎且夫荊關潘水之環繞仍舊也而今之決先入之謀者誰乎武昌夏口之形勝尚在也而今之奏蒙衝之功者誰乎八公山之草木猶無恙也而今之可使其風聲而鶴唳者又誰乎嗚呼

江山如故人物非昔空使英雄墮滿襟之淚也
據險爲守爲戰○因險爲守則守易固因守爲戰則戰必克
自古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制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
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丁
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爲強形勢然也
當壯淮襄重地○蓋嘗攷之秦嶺自鵲嶺以西至祁山而關
內之地莫重於漢沔漢江自大別以西至洋口而水陸之衝
莫重於襄陽漢沔之屏蔽在於散關阜郊襄陽之腹背在於
樊城荊門散關阜郊之守固則漢沔無虞樊城荊門之城堅
則襄陽可恃節如是又豈不足以壯上流之門戶而有合於
大易重門之戒乎○右諸郡盱眙爲泗壽之衝則盱眙不可

不爲之嚴備淮左諸郡浮光近蔡息之境則浮光不可不爲之固守備盱眙則天長無攻襲之憂守浮光則黃陂無衝之患誠如是又豈不足以壯下流之藩籬而有合於大易將水之象耶

綺語駢珠

得山可以致勝　舉益州可以犄關隴

阻水可以成功　用全齊可以爭秦晉

一軍自盱眙而出泗則符離應天山東也

一軍自濠梁而出蔡則陳留大梁河朔也

長淮千里所以障蔽江南我之所恃以禦西北之虜者也

荆襄上游所以控禦江淮我之所恃以拒宛洛之寇者也

當今獻策

善勝在乎設險○有可恃之資者當思所以保其資有善勝之勢者當知所以固其勢今夫一家之中宮室具馬高其垣墉固其藩籬外莫得而窺也然中有人焉宣禦捍之勞則無可乘之隙鼠竊之徒望風而遁不然彼將如涉無人之境矣夫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天下之言險者莫先也而子嬰降濞劉禪孫皓剪爲魏晉之俘且夫雍丘之西劉陰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驚波怒濤之險尚無恙也沛公瓦合之卒不強於曩時六國之師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賈公司馬懿之匹也是皆徒恃地以爲險而不知有人以爲險也是故吳濞爲深壁固壘之計而隱若敵國何壯也李勣據四通八達之衢而賢於長城何堅也人實甚於險

也巉巖絶嶺樵者腰斧而入焉至虎豹據之則乃懼而不採深淵巨澤釣者盤楫而游焉至蛟龍潛之則乃畏而不漁惟有地又有其人則其險愈險矣

三鎮當年金鼓發荊襄之地號為沃壤南渡中興岳飛所復今乃斷礎淒烟舊誰含照黍離而麥秀雲淡而草衰幾許郡縣幾許城壁以金甌之形勢一旦壞於封豕荐食之餘不知曾有灑新亭一瞬之淚否乎而執事乃曰赤壁之役吳未有荊州而魏竟大衄安在其必有上游恐則曰當以今日論不當以昔日論也爽淮甸之地號為樂土南渡中興張韓所保今乃雞犬蕭條茅葦彌望老弱死乎溝壑壯者困於轉輸幾許生靈幾許蕃息以內附之人民一旦壞於長蛇嚙齧之口

不知曾有能效紅女下機之識否乎而執事乃曰全淮沃壤孫權不能有之而亦足以自立安在其必有淮愚則曰可以偏方論乎可以中興全盛之時論也蘘巴蜀之地古稱富饒南渡中興二吳所守今乃室如垂罄野無青草肉骨道路血丹原野慈奻孝子之哀吟孤臣嫠婦之哭泣怨氣塞胷籲天無路幾歲積聚幾載涵育以全存之形勢一旦蕩於氈裘汙染之習不知曾有能效嫠不恤緯之憂否乎而執事乃曰江左再造未能兼蜀而聲撼江淮者直以談笑卻之安在其必有蜀愚則曰當以中興全盛之時論不當以偏方論也

要害不當委棄○向也尚欲營唐鄧以控汝洛今至不能自有其荊襄向也尚欲屯宿亳以援宋汴今至不能自固其兩

淮向也尚欲越三關以據秦鞏今至不能自保其全蜀荊襄終當視之如敝屣乎四蜀終當視之如土梗乎棄荊將遂棄淮棄淮將遂併棄其江乎

生意收結 固根本在京邑○然切又有說焉有形勢之守有根本之守形勢之守在於三邊根本之守在於京邑蓋京邑天下之本而敵國之所窺伺焉者也本強則精神之運用可以折衝內重則風采之振揚可以禦外粤自開禧以來大軍闕額而根本日輕江上諸軍本以守江也而至移屯以備邊三衙禁旅本以自衛也而至調發以出戍虛內備外殆非萬全之計亟蓋之醜虜雖不足深慮萬一崛起之寇勦其餘類而要誓於我其將何以禦之善謀國者當為根本之慮可也

韓公琦留意於備外而必以擇將帥為急范仲淹有意於重內而必以軍旅倉卒為慮愚敢取一說為今日獻

固形勢在得民○抑愚又有說焉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兵以食為先而財以兵為蠹上下煎熬公私罄竭而開刱大閫未已辟置官僚未已措置招填未已得無有當深思者乎襟三江帶五湖左洞庭右彭蠡所與效死守之而不去者民心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心可攻則兵甲失其利金湯失其險矣范公鎮有言備靈夏當寬關陝之民備契丹當寬河北之民愚亦曰備韃靼當寬東南之民書生狂斐惟執事教之

經傳格言 習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易）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史記）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孫丑下）

歷代事實 齊侯伐楚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左傳僖四年）晉子犯曰戰也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左傳僖二十七年）晉司馬侯曰四岳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左傳昭四年）秦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始皇自以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賈誼過秦論）漢王酈食其曰

願急取滎陽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勝之勢(杜隲)六年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垂隔千里秦得百二焉下兵於諸侯猶高屋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齊得十二焉(高祖紀)劉敬說上都關中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即西都長安(張良傳)漢之西都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班固西都賦)魏青龍二年諸葛亮帥衆由斜谷伐魏司馬懿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出五丈原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通鑑)唐郭子儀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殽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

爲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郭子儀傳

宋朝典章 太祖開寶九年上嘗有遷都意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言在德不在險國史 眞宗至道三年上曰在德不在險倘官吏得人善於綏撫使之樂業雖無城可也長編 仁宗慶曆三年鄭戩言順德軍生戶以水洛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若就其地築城實爲封疆之從利之續長 高宗紹興七年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費力而自定矣正如奕棋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勝理錄聖政

先正論議 景祐中范仲淹上疏曰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東京之軍勢連巖關陝之形勝

又何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委材誅重臣預為大備　建炎元年李綱上十議二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以備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　淳熙十六年陳亮上書曰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不足憂虜人不足慮吳會者昔人以為不足都錢鏐據之以抗四鄰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重湖沮洳而淞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守以為安而國家七八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

文集精華　蘇東坡云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

代之封建是也然周之衰也諸侯盡行而莫之禁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救也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然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

胡致堂云荆州用武之國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如膺之堂堂剖析而不全則形分益州天府之土控漢水之源包江流之半如股脊之運中斷而不續則體廢淮泗千里南北四達如衣裾之覆雖厚薄異宜而盡撤之則病襄漢上流東西所經如咽吭之會雖吞吐異用而暫窒之則絕楚蜀之為地其勢蕞如此而今也魏首入荆而不能盡據吳與蜀割荆而不能獨有峙立相視莫適先發是之謂勢分吳不能有淮晉不能

保蜀壁左削右折此不支是之謂勢岳吳欲圖梁益而遲得及事蜀既得濮沔而敗不能守兆睽離阻無以統續是之謂勢隔歡歲惕日勢有未固卒至於分者難合屈者難舉而隔者難援也吳蜀東晉之為國其勢乃如此夫是以勢不託於地其倚籍無形矣地不足於勢而進取無力矣形格勢禁人不勝矣無怪乎吳蜀之勢在西南而不能以自立西南之勢在東晉而不足以有成也大澤之陂霖潦方集運萬斛之舟與溟渤不殊霜降水涸洲㝃渚陳離虛舟猶將限焉而終不可以罪其隘也知西南之偏居而不知西南之相為用又豈知地與勢之所存哉

形勢二　荆襄

以荆襄要害立說

舊題以形勢論荆襄則誇荆襄之地者固可以守東南以脉絡論荆襄則全荆襄之地者斯可以用東南自古及今國於東南者當以脉絡論不當專以形勢論脉絡相通則形勢合而不分離以之進取而有餘脉絡不相通則形勢分而不合雖以之退守而不足然則今日之形勢固在荆襄而脉絡所係實在襄陽江陵之二鎮何則關爲保障蜀爲根本東南形勢蜀其首也淮爲藩籬江爲門戶東南形勢吳其尾也而荆襄介居吳蜀之中則東南形勢之脊也此非形勢之所在乎然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而襄陽居漢沔之下流乃京西之一都會也江出岷山東入于海而江陵居江左之上流乃荆湖之一都會也襄陽爲江陵之表江陵爲襄陽之裏此非脉絡

之所係乎

策段愚切謂今日三邊之勢莫重於荆襄莫急於荆襄而亦莫難於荆襄也蓋荆襄之境左接巴蜀右連兩淮前瞰京陜後蔽湖湘其重甚可知矣秋高馬肥天寒地凍獷狄睥睨於漢沔之故道逆儔跳梁於唐鄧之要衝其急又可知矣重以百姓之流離者難以安集降附之驚疑者難於綏撫城邑之殘破者難於脩復軍實之焚毀者難以儲峙則其難又可知矣其爲事體也既如是之重其爲事勢也又如是之急是將以其難而委之耶抑將思其難而處之耶有畏難之心則易者亦難有處難之道則難者將易當危機交至之日正聖哲馳騖之秋也

在昔三國荊州之地始入於魏中假於蜀終歸於吳其事蓋可覩矣方曹公之取劉琮也於是急追劉備而爭之及劉備之敗曹公也於是急就仲謀而假之蓋誠知荊之為重也當是時公瑾以為不可仲謀亦以為不可獨子敬以為可假之耳故備方入據益州而仲謀已取其三郡不獲已而中分之吳固已議其後而不奪不厭也此豈非事勢至急之時乎蜀之君臣不知出此方且恃關羽之勇以功魏之襄樊不備不虞故呂蒙已梟羽而盡有其荊州此則劉備無處難之道而不能用荊州也

南渡初趙忠簡謂荊襄為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以為屏翰此真有見於天下之大勢者矣

是雖其謀不行然自時厥後未嘗不以此為天下之重而謹
其授任也嘉定間巫帥得人號令嚴明兵食富強虜不敢犯
者累歲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自其輕議恢復妄啓兵端而韃
人之兵已穿金房而犯楚襄矣自其不善駕御以疑北兵而
范郭之黨已破均棗而據德安矣蛇豕荐食蟊賊內訌至厪
詔旨為之疾痛吁可勝嗟耶
且夫昔人之守荊襄者未嘗不以綏懷遠近而為先也為今
之計是必護其風寒撫其瘡痛招集堡寨之北聚撫存戶口
之孑遺以效昔人綏懷遠近之計則安集之難不終於難矣
昔人之守荊襄者未嘗不以務修德信而為尚也為今之計
城能不輕疑拒不妄賞罰感發其効死之心消靡其作敵之

意以效昔人務修德信之舉則綏撫之難不終於難矣

抑愚聞之上游之勢固均爲東南之要害而制閫所治又蜀荆襄之都會也昔之制閫常住襄陽近者制閫移治江陵雖若不同要亦各因其宜爾蓋嘗攷之宋齊之世固以襄陽爲重鎮而吳晉之時則實以江陵爲要郡則今之移治未爲失策況夫今之襄陽非昔之比昔者但有北方之虞而今則有西鄰之變矣故其地雖爲走集之都而實有腹背受敵之患反不若江陵之固也陸抗云沿邊城固無足憂者則其可守也必矣

【證據】漢建安十二年諸葛亮曰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通鑑吳步闡以西陵叛陸抗曰

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乃自率衆赴西陵拔之通鑑陸抗上疏白西陵峽州連平歸州國之藩表既處上流此乃社稷安危之機父遜昔在西陲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者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通鑑吳主北据江南盡海置交廣荊郢楊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西陵樂郡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須塢並爲重鎮其後得沔口邾城廣陵通典晉穆帝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晉史

本朝太祖召穆昭嗣問以蜀山川之狀昭嗣曰荊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之衝今已克定則水陸可趨蜀太祖遂命西

征建隆繼編卷 高宗建炎四年道鼎言荆襄左顧川陝右視湖湘
而下瞰京洛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
於襄陽以爲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
出於此繫年錄 紹興二年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當用二
廣財力葺荆湖兩路遂通京西以接陝右此天下之脊 胡
安國曰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
江西葢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内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
制北 三年折彦質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衿喉之地六
年孫道夫召對請經營漢中以爲從陝西之基措置荆南以
爲守江左之策政要八年汪澈奏襄陽重地爲荆楚門戶不可
棄也宅是秋高澈乃還鄂以調兵食小習

劉子羽論襄陽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故三國戰爭多出於此自喪亂以來莽爲盜區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宜將荆襄合爲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分遣别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爲後圖一者可通秦蜀無隔絶之慮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　中原有席卷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